

北洋三杰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合传

徐 青 刘 红 巫绍泉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洋三杰
——**王士珍 段祺瑞 冯国璋 合传**

徐青 刘红 巫绍泉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京)新登字 101 号

北洋三杰——王士珍 段祺瑞 冯国璋 合传

徐青 刘红 巫绍泉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3017733-484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马起乏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31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091-443-7/k. 57

定价:6.80 元

前 言

北洋军阀是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行将就木时孕育的一个怪胎。在旧王朝业已覆灭、新王朝尚未建立的空隙中，它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统治中国达 17 年之久。这期间，它对外卖国求荣，对内压榨掠夺，相互间则尔虞我诈、混战连年，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残暴的一章。

北洋军阀集团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群体。作为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它形成之后，就如同恶性肿瘤一样迅速膨胀、蔓延，“小而为匪、大则为阀”，除总头子袁世凯外，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錕、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卢永祥、李纯、张宗昌等大小军阀 1000 余人。这些人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三教九流，各色俱全，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依仗手中的枪杆子而横行于一时一地，演出了一幕幕活生生的历史闹剧。

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早年跟随袁世凯练兵，是袁手下的得力干将，可称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缔造者”，袁世凯死后，他们又成了统驭这个集团的“龙头”人物。他们的发迹、沉浮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兴盛、衰亡紧密相连。北洋军阀 17 年的黑暗统治则直接映印在他们身上。本书就是通过叙述他们三人的盛衰，再现当时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备受欺侮的惨痛历史。

本书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为线索，选取了大量的轶事、趣闻等生动素材，既不同于一般枯燥乏

味的“正史”，也不同于那些不着边际的“野史”，是一本既忠于历史事实，又注重了知识性、趣味性的“严肃活泼”的读物，不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有较强的可读性。

就篇幅而言，这本小书只是一斑之作，但窥一斑可知全豹，如果它能成为人们了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段历史的窗口，那正是编者所要达到的目的。

本书由北京联合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徐青，西南财经大学的刘红和成都科技大学的巫绍泉分别编写，最后由王升总览定稿。水平所限，错误及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光明日报马奕先生的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编 者

1993. 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三杰”出世	(1)
第二章	官运亨通	(11)
第三章	镇压革命	(21)
第四章	助袁窃国	(32)
第五章	一枝独秀	(40)
第六章	逐鹿苏鄂	(50)
第七章	尾大不掉	(58)
第八章	鬼话连篇	(67)
第九章	帝制丑剧	(76)
第十章	收拾残局	(85)
第十一章	督军集会	(94)
第十二章	遥领中枢	(104)
第十三章	两面说客	(112)
第十四章	引狼入室	(122)
第十五章	复辟 12 天	(133)
第十六章	再造共和	(140)
第十七章	兄弟分家	(149)
第十八章	虎狗斗法	(158)
第十九章	穷兵黩武	(168)
第二十章	幕前幕后	(177)
第二十一章	同室操戈	(189)
第二十二章	八方风雨	(199)
第二十三章	首都革命	(211)
第二十四章	寿终正寝	(224)

第一章 “三杰”出世

19 世纪末，满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提出整军经武，派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但是，种瓜得豆，小站练兵的结果，却形成了一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封建军事集团——“北洋派”。北洋军阀集团在满清王朝覆灭后，统治了中国，直到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它的统治地位，前后共历 17 年，而从小站练兵起，到张学良东北易帜止，北洋军阀实际存在的时间，则长达 33 个年头。

1859 年，北洋军阀的开山老祖袁世凯生于河南项城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袁的叔祖父袁甲三是靠镇压捻军起家的淮军大头目，官至漕运总督，父亲袁保中是办理团练的地方豪霸，几个叔叔都是“军功卓著”的淮军将领。袁从小就过继给他的叔父袁保庆作“一子兼祧”的嗣子，娇生惯养，游手好闲。年轻时，由于从不用功读书，袁几次科考落第，于是奋而投笔从戎，从河南老家跑到山东登州，投奔他养父的把兄弟、庆军（淮军的一支）统领吴长庆。吴官居提督，会办山东军务，以他的权势，给袁世凯安排一官半职，当然不费吹灰之力。1882 年，朝鲜发生“壬午政变”，清政府派吴长庆率军入朝镇压，袁世凯也随军前往，主持“前敌营务处”。此后，袁世凯在朝鲜一住就是 12 年，风云际会，使他头角暂露，赢得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从朝鲜回国后，袁已经荣膺四品道员衔，并获得了“不唯知兵，且谙时变”的赞誉。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给昏馈的清王朝统治者重重

地敲了一闷棍，于是满朝上下，纷纷主张改弦更张，整军经武，以救危亡。

清王朝最早的军队是“旗兵”，当年，满清凭藉八旗子弟兵横扫关内而得天下，入关后，清政府又收编了汉族地主武装组成“绿营兵”，但是时过 200 年，旗兵和绿营兵都已腐败得不堪言状。太平天国革命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编练的湘、淮军取代了旗兵和绿营兵，在镇压各地人民武装起义中逞威一时，然而，在“船坚炮利”的侵略者面前却一败涂地。甲午战争中，湘、淮军的不中用已暴露无遗，于是清政府在整军经武的口号下，下决心淘汰旧军，全盘采用西法练兵，建立新式陆军。

这时，袁世凯已经从朝鲜回国，正滞留在京津一带钻营官场。袁听到朝廷要编练新军的消息后，便更加频繁地活动起来。他结交了西太后的宠儿荣禄，请他代奏朝廷，呼吁练兵，又通过“孔方兄”接近了醇亲王奕譞和庆亲王奕劻，并分别向北派清流派首领李鸿藻和南派清流派首领翁同龢投递了门生帖子，续上了师生之谊。这番攀龙附凤的苦功夫真没有白费，1895 年 11 月，奕譞、奕劻、翁同龢、李鸿章、荣禄五大臣奏请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联名保举了袁世凯，称他“朴实勇敢，晓畅戎机”。次日，清廷准奏，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式陆军。

关于袁世凯所以能够主持练兵，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在当时，积极倡议重整陆军的，以胡燏芬和袁世凯两人最力。胡曾把从英国公使那里讨来的“应时练兵说帖”交给翰林院编修宁波人王修植，求他代拟条陈。王老夫子文辞敏捷，且对欧西颇有研究，所以很快就以英使说帖为蓝本，又加上

许多文字渲染，草拟出了一折顶呱呱的奏请练兵的条陈。胡把这个条陈送给“督办军务处”大臣庆亲王和荣禄，立即得到重用，被派赴天津小站编练定武军。

袁世凯听到胡燏芬练兵的来龙去脉后，就天天去拜访王修植，通过孙宝琦、潘克俊与王老夫子套上关系，进而又结成盟兄弟，四人逐日在京城名妓沈四宝、花媚卿、赛金花等闺楼里周旋，张席开宴，大吹大擂。待到王修植已入彀中，袁世凯就把自己编练新军的打算告诉了他的“王大哥”，求盟兄代拟一个奏请练兵的条陈。王修植当然乐得帮忙，就把曾为胡燏芬起草过的条陈抄一份给了袁世凯。袁拿到这件宝贝后，早晚朗读，紧记要点，然后亲自抄好，交给荣禄代奏。荣禄看到这个似曾相识的条陈，便逐条向袁寻问，袁当时对答如流，荣禄非常满意，就带着袁去晋谒醇亲王和庆亲王。袁世凯在两位老王爷面前同样对答如流，而且较胡燏芬更能抓住要点，加上胡是浙江绍兴人，官话不如袁流利，因此，两位老王爷对袁也大为赞赏，这才有胡调任芝汉铁路督办，五大臣联名保举袁世凯一事。

1895年12月，袁世凯来到天津小站。小站距离天津70里，原名新农镇，本是一块萧条荒凉之地，因为天津到大沽口铁路正好经过这里，并辟为一个小站，所以才逐渐热闹起来，小站这个新地名也逐渐取代了新农镇这个旧地名。这个地方原来曾有一部分淮军驻扎，李鸿章仿效古屯田法，“寓兵于农”，让军队一面屯垦耕种，一面举行操练，前后历时20年。这部分淮军撤走后，小站军营成了废垒，直到胡燏芬编练定武军才又重新启用。

袁世凯奉命到任后，即在小站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把胡燏芬编练的十营定武军接管过来，改称“新建陆

军”。袁还仿效“同治中兴”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文人统兵的做法，聘请两个丝毫不懂军事的文人来做他的帮手。一个是徐世昌，袁任他为“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即参谋长；一个是唐绍仪，袁任他做了文案，即秘书长。徐、唐二人都是袁世凯的老朋友。

袁世凯年轻时，曾闲游开封，在开封遇到了一个开私塾的破落秀才，此人就是徐世昌。袁徐二人在酒馆中邂逅，谈得非常投机，遂结拜成把兄弟，袁并资助徐回原籍天津科考，徐因此而获点翰林，两人结成了莫逆之交。

唐绍仪是袁世凯在朝鲜时结识的。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时，禁卫大将闵泳翊负伤逃到了朝鲜税务司穆麟德家求援，袁奉命带兵驰援，但到穆家门口，见一个汉子手握管枪，当门而立，威风凛凛，硬是不许他进去。后来问明，此人是海关职员唐绍仪。袁素来喜欢结交，见唐绍仪不但气宇轩昂，而且博学多才，便经常同唐攀谈，两人逐渐成了知心好友。

但是，文人掌兵，毕竞外行，袁世凯虽然自诩文武双全，但也没有军事上的实际知识，因此，网罗实际负责带兵和训练的干部，便不能不寻找真正懂得军事的人才。于是，袁世凯又找到另一位老朋友荫昌，请他推荐军事人才。荫昌是满人，曾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他向袁推荐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武备学堂的高材生。这三个人来到小站后，立即被袁世凯委以重任，冯国璋任步兵营管带兼步兵学堂监督；段祺瑞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王士珍任工兵营管带兼工兵学堂监督。步、炮、工兵学堂，都是附设在新军中的随营学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既要带兵，又兼管训练，实际上成了袁世凯编练新军的三根支柱。

除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外，袁世凯又从天津武备

学堂的毕业生中，网罗了王英楷、段芝贵、陆建章、杨善德、李纯、曹锟、陈光远、卢永祥、张怀芝、孟思远、雷震春等一大批人，此外，还从旧军中抽调了姜桂题、夏辛酉、张勋、倪嗣冲、赵倜等人加入他“新建陆军督练处”的班子。这些人受袁世凯罗致，从小站练兵跟随袁世凯一同发迹，形成所谓“小站系”，后来都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头面人物。

袁世凯主持练兵，一扫旧军的陋习，招募身强力壮、敦厚老实的北方农民入营当兵，发给比旧军高得多的饷银，完全采用西方军制，严格训练。到1896年初，新建陆军就已经初步编成，总兵额为7250人，共有步兵、炮兵、工兵和骑兵四个兵种，其中以步兵为主，炮兵为辅，骑兵巡护，工兵机动。新建陆军编为左右两翼，右翼有步兵二营，由速射炮队、重炮队、骑兵队接应；左翼有步兵三营，由炮队接应。营以下编为队、哨、棚，相当于现在陆军的连、排、班。

1898年，西太后的宠儿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上任后，奏请清廷把近畿军队改编为前后左右中五个军，号称武卫军。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在武卫军中实力最强。翌年，袁世凯率军离开小站，开往山东。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四年，所部新建陆军就能在北洋旧军中异军突起，一方面是因为袁擅于投机钻营，玩弄权术，另一方面是因为袁手下的三员得力大将“练兵有术，治军有方”。所以，在新建陆军势力渐成，袁世凯声望日隆的同时，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的名字也跟着响亮了起来。

1899年，袁世凯奉命率领武卫右军到山东德州举行秋操，王、段、冯三人也随袁到了德州。一日，德国驻胶州总督来到武卫右军营中观操，见王、段、冯三人各率本部军卒，行

操布阵，有条不紊，遂用马鞭遥指他们的背影，脱口赞道：“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因为德国总督这一语之赐，从此，“北洋三杰”的称号就在军中传开了。

王士珍，字聘卿，号冠乔，别号冠儒，河北正定人，生于1861年。7岁时，因家境清贫而不得不给人放牛，9岁才勉强入私塾读书，他聪明好学，习文写字，朗读背诵，一点就通，因而深得私塾先生喜爱。正定民风尚武，人人喜欢舞刀弄枪，王士珍也是如此。他白天读完干巴巴的四书五经，晚上便跟人练习拳脚骑射，因而到16岁时，对于拳脚功夫、骑射之技，已经样样通晓。第二年，王17岁，因家里无力再供他读书，不得已辍学从军，考入正定镇协，被派驻朝阳镇，在总兵杨瑞生手下当上了一名马弁。

王士珍这个名字，原不是他的本名。当时，杨瑞生手下有一个守备名叫王士珍，聂士成编练武卫新军时，向杨瑞生调用军事人才，杨推荐了数人，其中就有守备王士珍。但王士珍因年事已高，乞求解甲归田，杨遂命他冒名顶替，到武卫新军候差，此后，他便一直冒用这个名字。假王士珍到了聂士成帐下后，锐志功名，积极进取，而且勤勉能干，受到聂士成的器重。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武备学堂，以德国军官为教习，传授西方军事知识，聂士成遂保送假王士珍入武备学堂第一期肄业两年。在武备学堂期间，假王士珍刻苦好学，考试恒居优等，为武备高材生，受到学堂总办荫昌的赏识。学成之后，假王士珍在正定办随营学堂，甲午战争中，他率学生军随叶志超入朝参战，叶志超连战连败，从平壤狂奔五百里逃回国内，他率部断后，因此负伤立功，待到袁世凯向荫昌征荐练兵人才时，由荫昌推荐，遂被袁世凯网罗去了小站。

王马弁冒王士珍之名这件事，到小站练兵时，即使有人出面澄清，也很少有人会相信了，及至他声名远扬，被尊为“北洋三杰”之时，则更无人提及，就连那个解甲归田的真王士珍，听人对他说他的化身已经显贵，也只好一笑了之。

王士珍从小站随袁世凯练兵起，就同北洋军阀集团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袁世凯死后，有被推为北洋派首领之说。但王士珍这个人，并不把功名利禄看得很重，一生淡泊宁静，胸中深藏城府而不露，善于谋略而不争权势，在政治舞台上时隐时现，滑若蛟龙。因此，北洋派在把“北洋三杰”形象化时，取“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意，誉王士珍为“龙”。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1865年生，安徽合肥人。段的祖父段佩原是一个佃农，靠佃种本乡周姓大户土地过活，后弃农从军，随周家公子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加入李鸿章所练淮军，在盛字营先任哨官，再升管带，后累官至提督衔记名总兵。段的父亲段从文，一直在乡里做乡绅，膝下共有三子，段祺瑞为长子。次子早夭。三子名祺勋，字子猷，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奉天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因才智平平，性格荏弱，一生无大建树。

段祺瑞7岁时就读私塾，虽然生性聪颖，但顽皮淘气，喜欢舞枪弄棒，不好诗文。段常旷课，率领一帮孩童，削木揭竿，分成两方做战争游戏，自己手拿木片削成的马刀，登高指挥，俨然大将风度。私塾先生见状，也不横加阻止，只是说：将门之子，自宜深通行兵布阵之法，但不读诗书，亦不过一介武夫而已。当时，段年纪尚小，对私塾先生的话，并不以为然。

段祺瑞17岁时，离家赴山东，投奔堂叔段从德，任军中司书。1885年北洋武备学堂开办时，段由其堂叔推荐，入武

备学堂第一期，学习炮科，两年后毕业，奉派到旅顺军营中实习。是时，清王朝中，效法西欧军政，编练精锐武备，以御外侮、平内忧之说很盛，清廷为“自强”计，决定选派人员到英国学习海军，到德国学习陆军，结果，段祺瑞以北洋武备学堂优等毕业资格被选中赴德留学。

有一位为段祺瑞歌功颂德的传记作者称：“段氏赴德，呼吸海外之空气，研究欧西军学，学识大进，思想日新，慨然有澄清祖国之志”。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不过，段在这次镀金中倒是有一个奋而剪辮的故事。

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寥若晨星，而且中国人装束奇特，尤其是脑后的大辮子，经常招来好奇者的围观和讪笑。一日，段祺瑞在街头遭到围观，回寓所后，大发雷霆，找出剪刀，就要去掉这条不光彩的“尾巴”。恰好有一位同学撞见，连忙制止，并劝他道：“君以官费留学他邦，不告朝廷，自弃其辮，万一朝廷震怒，断君学费，恐求学不成，归国亦难，利害孰轻孰重，君试思之”。听这么一说，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剪辮一事，只得做罢。

剪辮一事，当然不能说明段祺瑞留德以后“思想日新”，倒是反映出了他对本民族的厌恶心理。后来，段十分崇拜德国，认为一切都德国的好，甚至生病也非德国医生不看，非德国药不吃。

1889年，段祺瑞“学成归国”，奉派为北洋军械局委员，翌年，又调任威海武备学堂教习。段在威海，任教习四年，直到跟随袁世凯去小站练兵。

作为一个教习，段祺瑞不可能建立什么功名，不过在威海期间，其教练严格，以身为范，而且性如烈火，刚愎自用却是出名的。到小站后，段因去德国镀过金，军事学识高人一

筹，加上他办事干练，治军有方，所以袁世凯对他很是器重。随着北洋新军势力越来越大，段的名声也越来越响，有袁世凯麾下第一虎将之称。后来，北洋派把“北洋三杰”形象化时，就根据他脾气暴烈，常发虎威，刚愎自用等特点，喻之为“虎”。

冯国璋，字华甫，1858年生，河北河间县诗经村人。冯的祖上相当荣耀，明朝时作过公卿，是河间的大地主。冯的祖父是晚清一名太学生，属饱学之士，但冯的父亲冯春棠却是个脾气暴躁、嗜酒无度、挥金如土、游手好闲的人，因而家道中落。冯的母亲孙氏贤慧勤俭，并略通文字。她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至理名言”，节衣缩食，供儿子读书，希望能出人头第。在她四个儿子中，长子佩璋天资聪敏、中廪生，次子蕴璋勤奋好学，中拔贡，三子骥璋亦中廪生，只是四子国璋平平碌碌，悟性不如乃兄，直到二十五岁，已经娶妻生子后，还是未求到半点功名。

因为学业无成，冯国璋心中十分苦闷，于是产生了弃文从武，以军功求富贵的想法。恰好，冯有一位堂叔与屯住天津的淮军将领刘祺颇有交情，冯便求这位堂叔为其举荐。1884年，冯国璋告别家小，毅然投入天津大沽口淮军营中当了兵，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冯入淮军不到两年，正赶上北洋武备学堂招收第二期学员，选挑淮军各营兵弁入学培养。冯国璋因为念过几天书，得到统领刘祺的保荐，顺利考入武备学堂。冯在武备学堂就读期间，曾回原籍河间县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嗣后，他又应顺天乡试，想考举人，结果名落孙山。这次挫折，更坚定了他靠军功求富贵的决心，因此回到武备学堂后，更加刻苦攻读，考试常常名列前茅。1890年，冯在武备学堂毕业，

由于成绩优良，得到学堂总办荫昌的垂青，把他留在武备学堂充当淮军洋枪队教习。

然而，冯国璋并不安心于做一个教习，他功名心极重，为谋升迁，于1893年毅然投到淮军将领聂士成麾下。当时，淮军将领多系行伍出身，看不起武备学堂学生，以为他们不过是摇笔杆子的武人，冯在聂士成帐下两年也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甲午战后，聂士成把冯推荐给中国驻日公使裕庚，充当随从武官。在日本，冯结识了日军军官福岛安正（后任日本士官学校校长）和青木宣纯（后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等人，潜心研究日本军事，几个月内就编成兵书数册。回国后，冯把兵书呈给聂士成，却没有得到重视，很是失望。不久，王文韶取代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淮军逐渐解体，北洋武备学堂也停办，在这种情况下，冯只能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

就在冯国璋对前途感到渺茫，无所适从的时候，袁世凯把他招去了小站。冯到小站后，袁世凯召他单独交谈，他立即拿出在日本编成的兵书呈献给袁，作为见面礼。袁见之大喜，视为“鸿宝”，并当面夸奖他说：“军界学子无逾公者！”冯国璋受到袁世凯的知遇，感恩涕零，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冯国璋跟随袁世凯练兵，获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的殊荣，北洋派在誉王为龙喻段为虎的同时，也给了他一个比喻，即“北洋三杰之狗”。称冯国璋为“狗”，缘于他畏首畏尾的性格和狗头狗脑的形象，但这一称谓，毕竟不雅。后来，冯在江苏督军任内，因爱财如命，吝啬贪婪，有人在报上以“狗”形容他，他大为光火，曾向大理院提出上诉，说这是对他的人身污辱。此举在当时被传为笑柄。

第二章 官运亨通

袁世凯率武卫右军到山东秋操时，正是山东人民掀起义和团运动反抗德国侵略者最为激烈之际。清政府迫于洋人的压力，撤换了镇压义和团不力的山东巡抚毓贤，派袁署理山东巡抚，翌年改为实授。

在山东，袁世凯充当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双重走狗，血腥镇压义和团。他命令军队：“你们见匪必杀，对于拳匪成堆的村庄，可以开炮轰击，不必碍手碍脚”，又命令地方官：“你们捕获匪民，不必开堂审案，可以当场处决”。在他的镇压下，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老百姓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山东民间流传着“杀了袁鼃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甚至有人在巡抚衙门前的墙壁上画了一个头戴红顶花翎帽子、乖乖地跪在洋人屁股后的大鼃（乌龟），咒骂影射袁世凯。

山东的义和团虽被镇压下去，但直隶一带的义和团运动却风起云涌。义和团众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1900年，英、法、美、意、日、俄、奥、德八个帝国主义国家，遂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乘机发动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战争一开始，袁世凯就接到了西太后让他入京“勤王”的命令，但狡猾的袁世凯衡量了形势之后，觉得洋人和太后都得罪不起，于是他采用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面打电报以山东省的名义参加“东南互保”，宣布对外国人“负完全保护责任”，一面回奏朝廷，说他即日调兵一万兼程